

中非关系稳步发展

黄桂芳

一年来,非洲大陆的几个热点国家或地区普遍降温,因而并未格外令世人瞩目,与此同时,非洲形势出现新的亮点,令中国从事对非工作的人士和研究非洲问题的专家、学者关注,中非关系稳步发展。

一、非洲经济增势喜人、政治形势大有好转

尽管非洲也未能躲过“9·11”事件带来的经济冲击,但据联合国今年 10 月 9 日公布的一份由 60 位专家撰写的报告,非洲 2002 年经济预计可增长 2.7%,高于世界今年经济 1.7% 的增长率,明年可望达到 4% 左右。按非洲开发银行和经合组织发展中心专家的分析,“这主要是归因于许多非洲国家推行了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应当指出,虽然非洲经济目前仍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包括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但在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非洲国家已连续五年实现了 4% 的经济增长速度。长期贫困落后、基础脆弱的非洲大陆几年来能保持这样一种经济发展势头确实来之不易。

在政治领域里,今年以来不断传出令人欣喜的消息。长期困扰非洲的安哥拉、苏丹和刚果(金)扭转了战乱局面,呈露和平曙光。4 月 4 日,安哥拉政府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正式签署执行《卢萨卡和平协议》谅解备忘录,实现停火,从而结束了

长达 27 年的内战。7 月 20 日,苏丹政府同反政府武装加朗集团签署和平协议,为结束苏丹 19 年内战带来了希望。四年前的 8 月 2 日,刚果(金)爆发全面内战,随后,安哥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卢旺达和乌干达等相继卷入。这场由一国内战演变成多国冲突,严重威胁刚果(金)以及非洲大湖地区的安宁和发展。可喜的是,今年 7 月至 10 月初,卢旺达、乌干达分别同刚果(金)签署和平协议和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津巴布韦也撤出 6000 多名军人。刚果(金)结束战争,恢复和平,加快发展,必将会对整个非洲大陆的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整个非洲大陆今年最引人注目、最有意义的事件是 7 月 9 日非洲联盟宣告成立。这个非洲最大和最具有影响力的组织的诞生,为存在 39 年的非洲统一组织画上了一个历史句号,标志着非洲迈向加快这个大陆政治、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进程的新时代。

二、中非发展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我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从总体上来说,是休戚与共的南南合作的朋友关系。双方在历史上有过相似的遭遇和经历,在新世纪也面临着相同的发展任务和挑战。非洲在国际舞台上希望借助于我的影响,在开展多样化的经贸合作需要中国;我处理台湾、人权等问

题以及贯彻“走出去”经济发展战略也有求于非洲。双方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等方面都有不少共同语言。

上个世纪 60 年代,我对非洲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予以全力支持,在他们取得独立后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援建坦赞铁路、体育场、议会大厦和水利、纺织等项目,派遣医疗队,等等。我提供的这些真诚的援助,至今在非洲大陆仍有口皆碑。我在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逐步加强对非的经贸合作和技术培训,提供政府贴息贷款以及合资兴建一些项目,取得一定成效,也颇受欢迎。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相对于我在非洲有相当的政治优势,中非经贸份额仍然很小,影响有限。虽然从 2000 年起,中非贸易额两年来连续突破 100 亿美元大关,去年达 107.6 亿美元,但只占我对外贸易总额 5098 亿美元的 2.13%,也仅占全非贸易总额的 3—4%(非洲 2000 年贸易总额 2820 亿美元,我只占 3.8%)。本人以为,这种状况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非洲人一般较熟悉和适应欧美原宗主国的产品,我物美价廉的商品近年来往往同假冒伪劣的物品鱼龙混杂。我高附加值的机电设备和车辆较难占据非洲市场。我们不少商品销售者有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做法。大中型企业担心非洲国家政局动荡,公司大量投资几乎无利可图,而不愿“进军非洲”。近年来,我们一些民营企业陆续进入这个大陆,但相互踩脚、相互拆台的事件屡屡发生。为数不少的个体户坑蒙拐骗,更影响我声誉,有损我形象。

非洲自然资源丰富(其中有占世界 30% 的矿产资源),拥有 8 亿人口的潜在市场。近年来,非洲国家的热点在降温,经济也在持续缓慢回升,非洲联合自强、共同发展的趋势在增强。去年在非统 39 届首脑会议上,通过了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计划”,提出争取在今后将 15 年内,非洲大陆实现年经济增长率 7% 和贫困人口减半(1998 年贫困人口达 2.91 亿),最终实现非洲一体化的目标。要实现这一宏伟蓝图,确实对于经济上自我造血功能低的非洲大陆来说,困难不小,而且相当部分难以落实。众所周知,政局的稳定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以往的历史表明,非洲国家历来存在的部族、宗教以及领土争端,加之领导人更迭频繁,上台后腐败现象重生。每隔几年就折腾,内战再起。至今被誉为“西非平静绿洲”的科特迪瓦等国还在闹腾。我们在开展对非工作中,当然不能不对这一点加以提防。此外,非洲近年来更换了一批新领导人,他们对我了解还不深,也不如老一辈民族主义领导人对我感情深厚。因此,我国家领导人出访以及邀请他们以各种方式访华,进行高层接触,增进对我的了解,对于推动双方全面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很有必要,也卓有成效。

面向新世纪,党中央放眼全局和未来,确立了我全方位外交的新格局。我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取得新的突破,外交立足点进一步巩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对非关系的提法大抵是“保持长期友好合作关系”。江泽民主席 1996 年 5 月访非,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我同非洲国家面向 21 世纪发展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重申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是我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 年 10 月初,我在南南合作的范畴内成功举办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2000 年部长级会议”,中非建立起集体对话的机制。江主席在会议上提出“加强团结,促进对话,积极进取,面向未来”的 16 字方针,为双方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指明了方向,表明我愿同广大发

展中国家进一步加强磋商,维护共同权益。朱镕基总理为开创中非经贸合作新局面提出了 5 点具体建议:继续扩大进出口贸易,积极发展投资合作,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援助工作,拓宽多领域合作,共同推动债务问题的解决。这是我政府确定新时期中非双方互惠互利、形式多样的合作领域和具体项目的指导性原则,受到非洲领导人的赞赏。两年来,我已同乌干达等 30 多个非洲贫困重债国家签署了减免债务协定书,表明我承诺并已逐步减免 100 亿人民币的非洲债务。

今年 8、9 月间,朱镕基总理出访非洲四国,并出席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首脑会议,强调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中非关系,并时刻关注着非洲的进步。唐外长 9 月 16 日在联大支持“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计划”问题高级别会议发言中,代表我国政府表示,我支持非洲各国根据非洲大陆的实际情况和需要,逐步落实这个计划中的各项发展目标,为非洲的复兴做出不懈努力。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愿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内,同非洲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实施在技术和经济合作等领域中的后续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非关系的发展,历史将表明,我在新世纪对非工作的新战略是有强大生命力的。

印尼政治与社会中的伊斯兰因素

尚前宏

最近一段时期,东南亚的印尼和菲律宾接连发生爆炸案,其中,印尼巴厘岛的爆炸案最为惨烈:当地时间 10 月 12 日晚上 11 点左右,库塔沿海旅游区一家夜总会发生威力极大的汽车炸弹袭击,10 公里外的窗户都有振动;几分钟后,首府登巴萨市的美国领事馆附近发生爆炸。库塔爆炸案造成 200 多人死亡,300 多人受伤,绝大多数是来自澳、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的游客,尤以澳大利亚人居多。这是“9·11”以来全球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此案“恰巧”发生在美国军舰“科尔号”在也门被炸两周年之际,可能并非偶然,也许标志着“基地”组织针对西方目标的报复行动开始升级。

根据印尼、美、澳、英四国联合调查团的初步调查结果,嫌疑最大的是以印尼为大本营、在东南亚多个国家活动、与“基地”有联系的“伊斯兰祈祷团”。由于当天晚上早些时候在菲律宾驻万鸦老市(位于印尼苏拉威西岛北部,距菲律宾南部诸岛较近)领事馆门口也发生过爆炸事件,这一天又是美菲“肩并肩”第二阶段演习开始的日子,因而有媒体认为,作案者也有可能是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武装团伙。此外,有人怀疑印尼军方某些人物是幕后黑手,因为爆炸使用的是军用品 C4 塑胶炸药。也有人把怀疑的目光投向美国:印尼白领人士喜欢阅读的《共和国报》称,如此惊天大案只有超级大国才有能力策划实施。